

得悉重庆市特为杨武能教授在仙女山风景区建造“巴蜀译翁亭”，内心难免充满向往和期盼。五一前夕，趁着重庆四川外语大学邀请我去做次学术讲座的机会，我决定驱车上山，一睹这座迷人的“巴蜀译翁亭”的风采。

我来过重庆多次，当地著名的景点，如大足石刻、歌乐山、渣滓洞等都去过，唯独对仙女山十分陌生。晚春的重庆，天气稍显闷热。朋友叮嘱我，山上气温要比市区低10摄氏度，而且晴雨时常变换，别忘了带上外套和雨伞。因为要赶着当天来回，所以一大早就出发上路了。

汽车一出市区，就穿梭在群山峻岭之间，时而驶过高桥，时而穿越隧道。我不禁为近些年我国高速公路的快速发展备感骄傲，当代的中国人，早已把“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”这句古话，送进了历史。不过下了高速之后，还有三分之一的距离要走国道。这是为了开发仙女山旅游景区修建的，尽管也是沥青路，但毕竟路面窄，弯道多，坐在车内，身子时而向左倾斜，时而重心又向右，一路蜿蜒向上爬坡，坐久虽未晕车，但感觉上似有点恍惚。正当我在遐想之际，前方突然一片白茫茫袭来，原来山上飘起了浓雾，不同形态的朵朵白云，正从小汽车的两侧飘过。司机立刻减速打灯，在白雾中缓缓前进。以前只在飞机上眺望过高空白云，如今却在地面身边与白云零距离，这倒真有点新鲜感。

车到景区，只见一幢幢新楼林立，虽非旺季，但游客已经不少，景区管委会小刘特意前来当向导。听他介绍，仙女山海拔2033米，传说因铁拐李邀众仙女到此同游得名。这里既有万峰林海，又有长达10万亩的高山草原，四季苍翠欲滴，繁花似锦，夏天好避暑，冬天可滑雪，如今已成为国家5A级旅游度假区著名景点。去年山上又建成一座支线机场，旺季可与京沪广杭昆等多地通航。我们在一家农家乐的饭馆吃中饭。小刘说，这里居民原先很穷，得益于旅游开发，政府帮他们盖了征地的回迁房。如今就凭这些新房出租或开店，家家都脱贫致富了。

饭后再驱车前往山上的天衢公园。它建在傍山的丘陵上，面积不是很大，在薄雾映衬下，一眼望去，显得旖旎秀美，风光悦目。进园不远，就可见建在山坡上的一座六角亭。沿着羊肠小径前去，跨过一处水榭，就到了一幅名为“巴蜀译翁西游记”的浮雕跟前，上面画有歌德、席勒人像以及寓意译翁旅游的图案。拾级而上，就到了慕名已久的巴蜀译翁亭。只见亭的正面有一副对联，左联是：“浮士德格林童话话山 永远讲不完的故事”；右联是“翻译家歌德学者作家 一世书不尽的传奇”。亭的右下方，还有一块刻有杨武能生平翻译事迹的斜平面石刻。我和小刘在亭上小坐，远眺前方，碧波茫茫，耳际传来，涛声阵阵。回想我与杨武能相交四十年的经历，就像意识流一样在脑海不断闪过。我为他的成就感到庆幸，这次短访仙女山，只是匆匆一瞥，但已被它的妩媚所吸引。下次，我还会再来，值得来。

春光明媚的下午，我在书房啃史蒂芬·霍金的《时间简史》。这虽然是一部科普著作，但黑洞、粒子、反物质等名词对我来说，还是有点儿深奥，好几次拿起书却尚未读完。

就在这时，从客厅传来了久违的声音：从客厅传来了久违的声音：“发展体育运动，增强人民体质，提高警惕，保卫祖国。现在开始做广播体操，原地踏步走，一二一，一二一……”激昂的旋律十分熟悉，瞬间把我拉回到学生年代。

我闻声而去，原来真是妻子跟着视频在做广播体操，她是在微信朋友圈看到的。我也跟着她做起操来，仿佛回到了四十多年前。正是这第五套广播体操，陪伴我度过了青涩的青少年时代，每一个动作都刻在了骨子里。听着熟悉的音乐，做着熟悉的动作，激动的泪水忍不住在眼眶里打转，唤起了满满的回忆，似乎在做人生的连环梦。

做了两遍操，关节咔咔作响，气喘吁吁，真是岁月不饶人啊！但全身冒汗，感到热乎乎的，有一种难以形容的舒畅，浑身有力。此刻突然发现，小时候看不起的东西，原来如此有用，真可谓“少年不识愁滋味”。

在那个遥远的年代，不少同学私下觉得，认真做操的人都好像。有的人在做踢腿运动时故意踢前面的同学，有的人趁做侧身运动时偷偷瞄一眼关注的人。那时我是班干部，被迫做了好几年领操



微笑守护 (油画) 张建举

听神经瘤，是一种生长在平衡和听力神经上的良性肿瘤。尽管在因耳鸣、突聋就诊的病人中最

终确诊为听瘤的只有1-2%的低比例，我依旧成为其中之一。此时听瘤的大小属于很多人持保留态度的较小肿瘤。然而，瑞金医院神经外科吴主任的话让我下定了心：迟早要手术，越早手术风险越小。

“有时治愈，常常帮助，总是安慰。”这是特鲁多医生的墓志铭。我们往往对医生对医院寄予极大的期待，这恰恰是很多医患关系紧张的源头。身为病者，在疾病治疗中同样具有重要的责任——保持良好的心态与情绪。就这样，对于开颅手术没有丝毫畏惧心的我，经历了难忘的24小时。

从进手术室到回病房，已是7小时后。吴主任让我眨眨眼，再张张嘴闭上，笑笑：“你看，面神经一点没事。”手术成功的喜悦感我还没有怎么感受到，便进入极度难受的状态，一直折腾到半夜过后才略有好转。尽管如此，我依旧警惕着是否出现“一条很难走的路”，脑海里翻腾出一只鳄鱼的形象。

“活着”，这是2019年末至2020年春天，在网络上很火爆的“鳄鱼君”故事的广告标语，漫画家·插画师菊池祐纪创作的四格漫画作品《100天后会死的鳄鱼君》。

鳄鱼君每天无忧无虑地吃烤串、打游戏、看《海贼王》，喜欢网购，爱护小动物，也会暗恋……平凡的跟我们一样，有点失败有点可爱有点善良。可是，这只强壮的鳄鱼君，从第一天起就被设定为“100天后会死”的角色，每一个普通的日子过

去，页下都会标注“离死还有X天”。读者随意地“翻阅”着鳄鱼君的每一天，可是，被宣判为未来死者的鳄鱼君自己并不知道，远方并不遥远。

旁观者揪心于鳄鱼君混日子，期限之后岂不后悔万分。这其实是一个自设的问题。“人终有大限，无论是100年，还是1年，甚至是明天。如果我们明白自己不过是在有

英国影片《困在时间里的父亲》开场，伦敦一座宽敞的公寓里，80多岁的独居老人安东尼，和匆匆赶来的女儿安妮有一场对话，他和女护工发生争吵，并怀疑她偷了手表，他不想让任何人来照顾自己；而离婚的安妮，因为结识了新男友保罗，要搬到巴黎生活，不得不考虑将父亲送进养老院。

这不是一部一览无余的电影，相反充满悬疑：安东尼发现自己的公寓住着一个陌生人，号称是他的女婿保罗，但女儿离婚已久；购物的归来女儿安妮容貌似乎变成了另一个人，尽管很像；他被告知，他现在住进的不是自己的公寓，它属于女儿；声称是女婿的陌生人莫名其妙失踪，而女儿否认出现过丈夫的身影……影片接下来的时间，怪事连绵不绝，这让我和安东尼一样，陷入迷惑：为什么会出现两个安妮和保罗？为什么安妮认为她从未说过要去巴黎？为什么安妮聘请的女护工劳拉，前后会不是同一个人？

很有可能，这是这部电影最绝妙之处，在片尾养老院一场戏，我们终于看到，此前所有影像，是我们男主角安东尼——一个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眼中或意识中所见，我们跟随他，用他的视角，感受了一个非真非假的虚幻世界。安东尼以养老院为依托，那里面的布置，比如窗户、楼道，幻化成和自己以及女儿相似的公寓；那里的人，比如医生、护士，演化成女婿、女儿和护工，并以他自己过去和现在生活为底本，以患病后的心理和意识为指引，构造了一座亦真亦幻的叙事迷宫。

法国佛罗莱恩·泽勒根据自己的戏剧，改编并执导了这部电影，他特别想要安东尼·霍普金斯扮演男主，2017年他把剧本发给了霍普金斯，连主角的姓名也改成安东尼，霍普金斯接受并扮演了这样一个人物。可以说，他精彩绝伦的表演，又为他漫长的演艺生涯，重重地增添了一抹辉煌的亮色。

这是一个令人同情的病人，思维和

记忆混乱，他对自己的身份陷入迷惘，明明过去是一个工程师，但他一会儿说是一个蹩脚舞者，一会儿说在马戏团工作过，直到发问：“我到底是谁？”对女儿安妮，依赖性很强，但总是怀有戒心，生怕她把自己赶出公寓，甚至臆想：她企图掐死他。和女护工，搞不好关系，争吵、谩骂，怀疑人家偷东西。他混淆过去和现在的界限，念念不忘早已去世的小女儿为什么不来探访他；他一直提到手表，纠缠于手表，无论寻找，还是佩戴。手表成了时间的隐喻，对于他来说，手表似乎是他的存在，是他唯一能控制和把握的东西，其他的一切，飘忽不定，然而，时间又让他如此焦虑。

霍普金斯因这部电影获多个奖项，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病人，还是一个立体的多面人。有时很混乱，有时又很清晰；有时很温柔，有时又很凶暴；有时游移，有时又很执着；有时糊涂，有时又很机警。比如，他推心置腹和女儿说话时，会抚摸女儿的脸，是如此温情；当女儿说要去巴黎，他会说：“你要抛弃我。”是如此忧伤。对待长得很像小女儿的护工劳拉，他幽默风趣，还会调情；对所有试图送他进养老院的人，他会愤怒地咆哮。他会很有礼貌地感谢安妮对自己的照顾；当号称是女婿的保罗对他动手，他会害怕得颤抖。回忆小女儿叫他“小爸爸”，一脸慈父模样；在养老院哭叫着要找妈妈，要妈妈把他领回家，又显得无助而可怜，完全像个稚童。没有人能像霍普金斯那样，把阿尔茨海默病患者，演绎得如此逼真、复杂而又魅力十足。

霍普金斯片尾这样说：“我的树叶都掉光了，树枝，还有风和雨，我已经搞不清发生的一切了。”养老院护士柔和地劝慰：“我们去公园里散步，那里有树，还有所有的叶子。”安东尼温顺地点头。此时，导演佛罗莱恩·泽勒，让摄影机镜头横移，摇向窗户，推向窗外，那里，阳光灿烂，占据整个银幕的树叶，摇曳、闪动，发出像金子一样的光芒。

之际。在人们恐慌、茫然、郁闷、焦灼等各种情绪无法释放的那个春天，鳄鱼君无法避免的命运与平淡的日常，更象我们对自身环境的一种反省，对人生的反思。

新冠疫情让我们明白生活或许再也回不到从前的安稳、安逸、安心，更认真地对待当下，珍惜活着的时光，才是我们要寻找的人生意义。

困在时间里的父亲

刘伟蓉



读碟

想起了鳄鱼君

李艳丽



夜光杯

重温广播体操

孙博



夜光杯

我与“上海之春”结缘很早。2001年5月，首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，上海音乐学院组织了一场“青春乐韵”音乐会，在上海音乐厅举行。那时候还是大一学生的我，钢琴独奏了肖邦的《船歌》和《“英雄”波兰舞曲》。我还记得当时是听了李帕蒂弹的《船歌》，深受触动，因此练了这个曲子。

这次演出使我拿到了上海之春“新人新作创作表演奖”的“优秀表演奖”。我正式在比赛中拿奖，还是在那年10月和10月之后的上海国际和葡萄牙波尔图国际钢琴大赛，而“上海之春”能给你一个尚未有大赛成果的大一学生这样的鼓励，是十分不容易的。这说明，它不只是向成熟的艺术家开放，更是在为新人搭建一个良好的亮相平台。

那次演出，我还第一次碰到黄蒙拉，当时只是点头而已，后来就成了很好的朋友，一起合作录音、演出。

翌年我出国留学，在国外一待就是十年。2009年5月，我和黄蒙拉、秦立巍分别从巴黎、伦敦、悉尼“回家”，我们三个上海人、上海音乐学院校友，在上海大剧院艺术中

心的牵头之下，组成“上海三重奏”，在当年的上海之春期间，举办了一场演出，形式很有意思。上半场我独奏格什温的《蓝色狂想曲》；下半场我们与上海歌剧院合作，演出贝多芬《三重协奏曲》。那年，我们都还不到30岁，现在想来，也是一次十分难忘的合作。

2017年上海之春的开幕演出，是叶小纲老师的“中国故事”专场。

一个“新人友好”的舞台

宋思衡

其中有一首《星光》，是叶老师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创作的钢琴曲，此次我有幸来担纲演奏。

这些年来，我一直在探索多媒体钢琴音乐会的形式。从最早的“交响情人梦”，到后来的“肖邦·爱”“寻找村上春树”“咪咪噜外滩迷失信”“80后时光机”，我试图寻求与文学、戏剧、绘画等等的跨界，与电子音乐、民族音乐等等的混搭。这种探索也得到了“上海之春”的支持与肯定。2016年5月，“寻找村上春树”多媒体钢琴音乐会在东方艺术中心举办。演出的头尾，是

我根据披头士的《挪威的森林》，用更东方的音乐语汇改编的钢琴曲，之间还有我最早的原创作品《巴黎情人节》。这次演出也让我获得了第33届“上海之春”的优秀新人表演奖。

对这样的音乐会形式的支持，说明“上海之春”的思路是十分开放的，鼓励更多的创新。在我们这个时代，古典音乐要想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，创新是十分重要的。跨界，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。再比如，2014年“上海之春”，有我跟霍尊的跨界合作。那是“原创在上海”新作音乐会，在安栋老师的安排下，我和霍尊共同完成了《卷珠帘》的又一个新版本。去年上海夏季音乐节的城市草坪广场上，我又与霍尊演出了我的原创作品《疫情音乐日记》。

从小时候开始到现在，我与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一路成长。希望音乐节能越办越好，我们一起迎接上海音乐更美好的明天。

十日谈

乐满上海之春 责编：吴南瑶

“上海之春”一直充满青春与朝气。